

姑蘇俠影



# 姑 苏 侠 影

焕喆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5.125印张 2插页325千字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7—5059—0736—0/I·495 定价：6.85元

# 目 录

|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 | 青梅竹马情难断..... | 1   |
| 二  | 大闹普惠祠.....   | 30  |
| 三  | 血溅西察院.....   | 59  |
| 四  | 大运河上的追杀..... | 82  |
| 五  | 蒙面好汉.....    | 107 |
| 六  | 痴情女恋英雄.....  | 142 |
| 七  | 情难断理还乱.....  | 178 |
| 八  | 夜探东厂大牢.....  | 217 |
| 九  | 翠微山斗武.....   | 253 |
| 十  | 周吏部一命归天..... | 286 |
| 十一 | 周茂兰郁愤成疾..... | 322 |
| 十二 | 初试锋芒.....    | 359 |
| 十三 | 喋血千岁府.....   | 393 |
| 十四 | 索命皇陵道.....   | 434 |
| 十五 | 尾声.....      | 477 |

## 一 青梅竹马情难断

—

大明王朝天启六年春末夏初，沉沉夜半，漆黑燥热。

江南大名鼎鼎的姑苏五侠之一紫金龙颜佩韦之子颜佳驹，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，满脸愁怨，走进自己卧室。他年方二十，身高五尺，浓眉大眼，鼻高唇厚，颧骨突出，面颊紫红。进了卧室，怒冲冲一抬手，刷地白光一道，一只雪铃银镖，不偏不倚正中墙上悬挂的一个绣金香囊。囊中兰草香气，顿时充溢满屋。

他摇摇头，苦笑着长长地叹口气。鞋没脱，衣没解，一头躺倒床上。真想一闭上眼睛，离开这个鬼世界，把一切烦恼统统抛到身后。白天，实在难以忍受，他跑到虎丘山云岩寺，在断梁殿求过佛，还磕了三个响头。

“阿弥陀佛！一腔愁怨，一脸杀气，……罪过，罪过！功名利禄，身外之物；七情六欲，罪孽之端。禅悟清澈，心境平和。”

一个老和尚，端坐蒲团，慈眉善目，微闭双眼，两手合十，嘴里嘟嘟囔囔，似自言自语，又似与颜佳驹对话。

佳驹瞅瞅和尚，想上前答话，把几天来的烦恼一吐为快。但那和尚并不抬头，也不睁眼，旁若无人地自管打坐。他不敢冒犯，于是也学着老和尚的样子，双目微闭，双手合十，嘴里喃喃道：

“佛法无边，为什么事事不能尽如人愿？老佛爷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惩恶除奸，反而使好人蒙受苦难？我和蕙兰妹妹青梅竹马，情深意笃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结为良缘，白头到老。周老伯答应把她嫁给魏大中的儿子，我怎么办啊？老佛爷，给我指一条路吧！……你默默不语，你还有没有佛法？欺世盗名，和权奸阉党有什么两样？……”

“阿弥陀佛！恶语伤人，人不怒；怒伤佛祖，罪该诛；我佛慈悲，不计较；施主心火已平消。”老和尚睁开眼睛，瞥了瞥周围，小声道，“小施主，快走吧！东厂耳目众多，少说为佳。这多日子，抚台毛老爷带着衙役官兵，在本寺为魏千岁监造金身雕像。你辱骂太监，要惹杀身之祸的。”

老和尚说完，起身慢慢踱进禅房。

颜佳驹年轻，血气方刚，哪里听得进老和尚的规劝。假若魏忠贤不专断朝政，迫害忠良；假若魏忠贤不派锦衣校尉把魏大中从他家乡浙江嘉善押解进京师，路过姑苏，周老伯就不会到东厂大船上，为钦犯魏大中送别，也不会提到把女儿蕙兰嫁给他的儿子魏天成！周老伯被魏忠贤排挤出朝廷，闲居家乡，是看着他颜佳驹长大的。他喜欢佳驹聪明、伶俐，练得一身好武功，却不知道佳驹和自己女儿蕙兰要好。颜家也没有求人提亲。颜佩韦觉得佳驹和蕙兰年纪尚小，让他们无拘无束地在一起再练几年功夫，不急于把这层关系点破。谁料这个当口，周吏部却一口答应了魏大中。

自古英雄惜英雄，忠臣爱忠臣。颜佩韦想得通，但儿子佳驹却郁郁不乐，转不过弯儿。几天来，愁眉不展，烦躁不安。白天不思茶饭，夜晚辗转反侧不能入睡，便索性把自己关在后园中，拼命习演武功。每天直到深夜，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卧室，可还是睡不安稳。

他仰躺床上，闻到兰草香气，盯着绣金香囊发呆。那是三年前，蕙兰妹偷偷塞在他手里的。记得当时他满脸发烧，心怦怦直跳，拿着香囊不知所措，瞅着蕙兰只是傻笑。

蕙兰被他瞅得火冒三丈，恼怒地说：“还不快收起来，让师傅看见，小心打断你的腿！”

佳驹慌忙抬头看看父亲，见他正在教其他兄弟练武，没有注意他们，便放心地向蕙兰笑嘻嘻地吐吐舌头，把香囊藏在怀里。回到自己卧室，就将它悬挂在墙上，每天晚上都要看着它进入梦乡。……

突然，屋顶传来轻微的瓦动声，把他从迷蒙中惊醒。

“谁？难道有强贼？白天在云岩寺的话被东厂密探听去了？……”他在心里嘀咕。

东厂是明代永乐皇帝，为了监视、镇压臣民，在京师东安门北设立的特务机关。由宦官提督，在全国各地安插耳目，专门刺探民情，监督百官，虐杀无辜。天启年间，东厂大权由太监魏忠贤一手操纵。他变本加厉把自己的干儿、干孙以及党羽，安插全国各地，无孔不入。民间一点点小事，也要象军情大事一样，不准隔夜地传送到东厂，由他一人决断生杀处置。百姓不敢议论朝政，尤其不敢提起“东厂”或者“魏”字，一旦不小心触碰到“东厂”或“魏”字，便犹如谈虎变色，人人毛骨悚然。

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颜佳驹一撑床沿，全身轻轻弹起，躲在门旁，静等恶斗。

屋外黑魑魑的，伸手不见五指。院中，象有什么东西飘落下来，发出一丝微弱的声响。如果没有相当功力的人，是绝然觉察不出的。来人有这等超绝的轻功，一定不是等闲之辈。颜佳驹不由得内心生出钦佩之情，极想出去会他一会。

“啪！啪！啪！”三块小石子打在窗棂上，发出三下让人难以察觉的响声。

是她！不会错。这是他们相互约会的暗号。颜佳驹心中一喜，单脚跳起，推开窗，见一个黑影早已飞掠出院外，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中。

他稍事犹豫，将腰带紧了紧，把紫金刀挂在腰间，抬腿跨出窗，一个箭步，也融进了黑黝黝的虎丘山林里。

## 二

颜佳驹追踪那身影，越追越觉得不对头。虎丘山莽莽林野，距姑苏城西北六、七里路。她怎么会把自己引向虎丘山呢？自从抚台毛一鹭在虎丘山云岩寺，伐木监造魏忠贤的金身雕像，一到夜里，就派兵丁把守，不准行人往来通行。据说怕惊动神灵，祸及雕像，冒犯魏千岁爷。跑到这里约会，岂不要惹事生祸！

他加快脚步，想追上去把她叫回来。不料那身影将到山脚树林边，一闪就不见了。

林中杂草茂密，藤萝缠绕，没有路径，加之更深夜静，眼前漆黑一片，偶而传来猫头鹰凄厉的鸣叫声，令人不寒而

栗。

颜佳驹蹿上一棵高大的松树，坐在树杈上，仄耳倾听。树借风力，松涛轰鸣，犹如万马奔腾，激浪澎湃。透过树枝往林中窥探，发现东北角有两团银光，一闪一闪，时明时暗，时隐时现。他心里顿生惊疑。

地上难以通行，他使出五叔五猴王沈扬传授的猿猴轻功，从一棵树，跃到另一棵树。不一会儿，就接近了那两团银光。

原来，是两个人在舞剑对打。他们把自己裹在各自宝剑的银光中，击打碰撞，不时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。颜佳驹一眼就认出，个子略矮的那人，手持柔云剑，用的是父亲颜佩韦紫金盘龙剑剑法；而另一个人，丈二身材，高大魁梧，穿着夜行衣，头上蒙黑色面罩。他宝剑雪亮，锋芒毕露，咄咄逼人。他们相斗三十回合，未见胜负。但明眼人一看便知，那人腾挪展闪，多防卫，少攻击，显然没有使出全力，拿出最上乘的武功。

颜佳驹是个粗豪汉子，从心眼里喜欢那人高超剑法。看着看着，不由得大声喝彩道：

“好！好剑！”

舞剑对打的两个人，都被这声突然喝彩吓了一跳，各自跳出圈外，收住宝剑，一齐扭头向颜佳驹看来。

“佳驹哥！还不下来帮帮我，捉住这个歹人。”

“帮什么？看！他已经走了。”

果然，那个舞剑人趁他们说话的空儿，已经溜进丛林不见了。

“都怪你！让他逃脱了。”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他是谁！我一出家门，他就象条狗跟在我身后。从你家院里出来，我就转身追他，一直追到这儿，他也没吱一声。我看准是东厂的一条狗。没错儿。可惜没抓住，让他溜了。”

颜佳驹从树上跳下来，心里并不全信蕙兰的判断。他知道她那拔尖好胜的脾气，争论起来没完没了，便赶紧转变话题说：

“蕙兰，咱们回去吧。此地不可久留。”

“怕什么呀，他还敢再来？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里夜晚有官兵巡查。再说，我爹不准我晚上再跟你一起出来。”

“不准！不准！那你怎么又出来啦？”

“这个……。”

蕙兰是东林党人周顺昌的女儿，因为都居住在姑苏林家巷，是街坊邻里；自幼她喜欢枪棒刀剑，拜颜佩韦为师，所以和佳驹一起习练武艺，一起长大。

“我知道，你不是真心对我好……。”

黑暗中，佳驹虽然看不见她的脸色，但听得出来她的怨恨，觉得很委屈，心口象被一团棉花堵住，透不出气来。

“你……。”

他想反驳，又不知从何说起，急得在林中空地团团转。在他那些兄弟当中，比方说三太保周老男的儿子周小男啦，四镖头马杰的儿子马军啦，五猴王沈扬的儿子沈宏啦，数他有智谋，武功出众，弟兄们没有不听他的话的。唯独在蕙兰姑娘面前，尤其近一二年，大概是长大了，情窦已开，他总

显得拘谨不宁，脸红红的，不知说什么话才得体。五叔沈扬说，这就是爱情，甜滋滋的，可有味道啦。佳驹并没有尝出甜滋味来，却感到异常别扭。心想还不如不长大，当初青梅竹马，高高兴兴地练拳、舞剑，那才有味道哩。

“没话说了吧？你就没心疼过我！整天关在后园里，清清静静地练功。你知道不知道人家闷在家里，有多难受！”

说着说着，蕙兰哽咽起来，说不出话。

“蕙兰……。”佳驹慌了手脚。他想说自己心里更不好受，他想把几天来的烦躁、苦恼、思念，一古脑儿向她全倒出来。可话到嘴边又咽回肚子里。狠狠心，还是把他爹的话告诉她。“蕙兰，既然周老伯已经亲口答应魏天成，……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爹说，这是谁也不能违背的。”

“不！我不听！我不认识魏天成。我没同意！”蕙兰说着向佳驹身边靠了靠，轻轻地说：“佳驹哥，你不记得啦？崔莺莺不是也有父母之命吗？最后还是跟张生结为夫妻。……噤！你说话呀。”

那是两年前，蕙兰从家里偷偷把《西厢记》拿出来给佳驹看。两个人脸红红的，心里象有个小兔子在狂蹦乱跳。就是从那时候，佳驹隐隐约约觉察出蕙兰对自己特别好；而自己对蕙兰也生出一种说不清楚的恋情，总是想看见她，同她在一起。还愿意把自己比做张生，把她当做莺莺。

他们白天在一起习练武功，夜里常常出来散步，一边切磋技艺，一边说着知心话。他俩都坚信将来会有一天，将结为美满幸福的伉俪。现在蕙兰提起莺莺和张生，倒勾起他心里一阵难过。如果自己是张生，蕙兰是莺莺，那么周老伯就成了老夫人。过去他可从来没这么想过啊！颜佳驹是姑苏城

出名的孝子，让他去反对周老伯，还不如让他去死。这万万做不到。

黑暗中，突然传来树枝折断的声音，接着是从树上落下东西的响声。一条黑影向密林深处窜去。

佳驹和蕙兰都吃了一惊。

蕙兰拉住佳驹胳膊，忘了自己是一个艺高胆大的侠女，倒象一个任性的被吓坏了的小姑娘，脑袋紧贴在佳驹的肩上。

佳驹护住蕙兰，略一思忖，心想这一定是那个舞剑之人，刚才隐藏在树上，把他们的话全听去了。这人真怪，为什么深更半夜要跟踪一个姑娘，要偷听别人的谈话，窥探别人的隐私呢？肯定不是好人，起码不是个正派人。好人或者正派人，是不会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不光彩的勾当。大概是一个武林败类。

周围又平静下来。蕙兰不肯把头从佳驹的肩上挪开。她调皮地嘻嘻一笑，小声问：

“佳驹哥，还记得莺莺写给张生的那张药方吗？怎么说的？”

热气喷在佳驹脖子上，痒痒的。他赶紧说：“那是一首情诗，这样写的：休将闲事苦萦怀，取次摧残天赋才。不意当时完妾命，岂防今日作君灾？仰图厚德难以礼，谨奉新诗可当媒。寄语高唐休咏赋，今宵端的云雨来。”

“佳驹哥，‘今宵端的云雨来’怎么讲？”

佳驹一惊。分明是明知故问，弦外有音。男女交媾，被称为云雨之事。小说杂剧剧本经常描写，她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？他轻轻地把她那细嫩、发烫的脸推开，转过身急促地

说：

“蕙兰妹！不成。……我们不能做出对不起你父亲的事！我爹说，周老伯他老人家一身正气，一片忠心，最鄙视奸佞邪恶。魏大中为了反对阉党魏忠贤，不低头，不惧死。周老伯敬佩他的高风亮节，才答应把你许配给他儿子魏天成。我们怎么能……。”

蕙兰没等他说完，又羞又恼地说：

“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痛苦、烦躁，把自己关在后园里折磨自己？你明明想要我，却又言不由衷！你虚伪！你是骗子！”

说完，委屈得要命，一跺脚，腾身跃入黑幽幽的丛林中。

蕙兰的责骂深深地刺中佳驹的心。虚伪？骗子？是虚伪！明明爱她，可当真爱来到了眼前，却把她推走，伤害她的心；明明是怨恨周老伯答应魏天成的婚事，在她面前却要一本正经，规劝她顺从父母之命。我颜佳驹成什么人了啊！

卑鄙！可耻！欺骗自己！欺骗她！

他坐在林中草地上。

他倒在林中草地上。

他在林中草地上，辗转翻滚。两只手撕掇着野草，攥紧拳头插着大地。发疯似地狂叫着。痛苦地哭起来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突然听到离他不远的松树后，断断续续地也传来了嚤嚤的啜泣声。他停住哭，仔细辨别着。

是蕙兰！她没有走。

他赶紧站起来，擦掉眼泪，走过去。

蕙兰见他走来，一边抽搭着，一边擦干眼泪。一块白丝

绸手帕快能拧出水来了。

“佳驹哥，咱们走吧。别让东厂鹰犬盯上咱们。”

“好。跟上我。”

佳驹一纵身，攀上一棵松树，刚要跃到另一棵树上时，只见云岩寺方向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，不时还有呐喊和厮杀声。

蕙兰也攀上一棵大树，看见火光，大惊失色，道：

“快！佳驹哥，咱们快去接应小男他们……。”

不等佳驹回答，她已经抢先向云岩寺奔去。

### 三

自从周顺昌在大运河船上，为朝廷钦犯魏大中设宴诀别，亲口答应把女儿蕙兰许配给魏大中的儿子魏天成之后，颜佳驹郁郁不乐，把自己关在后园，不理睬弟兄们已经十多天了。

弟兄们心里窝着火。若不是魏忠贤这个老鬼虐杀东林党人，周老伯何至于把蕙兰姐姐远嫁给魏天成，拆散蕙兰姐和佳驹大哥的美好姻缘。越想越气。周小男、马军和沈宏三个人在街口商量去虎丘山，大闹云岩寺，不能让老白毛毛一鹭顺顺当当地监造魏贼雕像，解解心头之恨。恰巧杨英英去蕙兰家，路过这里，被她撞见。

“好啊，你们去胡闹惹祸，看我不去告诉佳驹哥，好好教训教训你们！”

几个兄弟当中，佳驹年龄最大，个头最高，最有牛劲，也最受大家敬重。他粗中有细，常跟周顺昌的大公子周茂兰

一起玩耍，亦粗识文断字，颇懂“忠义”二字。他又把父亲的黑沙掌、二叔的杨家枪法、三叔周老男的智谋韬略、四叔马杰的北派硬功、五叔沈扬的猿猴轻功，都悉心学习，用心演练，身上已有七八成的功夫。大家自然愿意听他吩咐。

“英英姐姐！”年纪最小，长得也最瘦弱的马军，一个箭步跳到英英面前，两手叉腰，摆出一副绿林好汉的架势，挡住去路。“你想跟弟兄们去，我说了算数，就带你一个成了吧？”

“谁稀罕？走开！”

“那你何必要学东厂鹰犬去告密呢？”

杨英英并不答话，一手把马军捉住，提起，向周小男怀里一掷，回头便走。别看英英姑娘生得文静，瘦高略显单薄，手上之劲却有千斤。她是白云龙杨念如的女儿，大宋王朝“天泊杨府”之后，自然有一身家传好武功。自幼又极喜欢跟随周顺昌之子茂兰一起读书，故而她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姑娘。

他们没有把扬长而去的杨英英放在心上。三更天，周小男、沈宏、马军穿好夜行衣，戴上黑面罩，拿着家什，收拾停当，在街口会齐，便直奔虎丘山云岩寺而来。

初夏之夜，天空墨黑，浓云翻滚。不一会儿，虎丘山林莽黑黝黝的挡住去路，往右向前走大路，有抚台兵丁哨位，他们只好舍弃大路，潜进密林中，沿着林间小径，曲折前进。

沈宏手持一把晴川长剑，在前面开路。他身怀祖传猿猴轻功，在林间小道上，三跳两跃就把周小男、马军甩在后面。林中伸手不见五指，离开十步远，连个影子也休想看见。

马军一边追赶，一边大声向沈宏嚷着：“三哥！三哥哥呀！慢点跑，等等我！”

“我说不让你乱吵吵，你偏吵吵。让毛一鹭听见，怎么办？”

周小男虎头虎脑，虎背熊腰，手使一对六角流星亮银锤，有百拾多斤重。他力大无穷，慢性子，动作也缓慢，不愿跟沈宏比赛走路快慢，希望马军陪着自己慢慢行走。

“二哥，你又冒呆气啦。老白毛这时早在家里睡大觉哩，他能在这大树林子里听咱们嚷嚷啊？”

突然，从前面传来喊杀声和兵器的碰撞声。他们俩吃了一惊。

“快！前边三哥和官兵打起来了。”

两人加快脚步。走到近前，只见五、六个官兵已把沈宏团团围住。他那把晴川长剑上下左右舞得风雨不透。官兵虽然人多势众，奋力进招，但都不得靠近他的身边。

“小子们，靠边站着，看三爷给你们露一手，把他擒住，向毛老爷请功受赏。”

官兵纷纷跳出圈外。沈宏收住长剑，看不清来者，但听“三爷！三爷！”的口气，知道是毛一鹭府上兵丁们的教师爷，虽然没交过手，但听说武功不赖，有股子猛劲。心想正好会会这条看家狗，试试他有多大本事。

毛府家兵的教师爷，名叫黑三。因脸色铁青，头发自来蓬松卷曲，故毛一鹭赏他一个宝号，叫卷毛狗。他手使一柄滚肉刀，也不搭话，迎头便砍。

沈宏不知深浅，举剑相迎，只听叮咣一声，火星四溅。沈宏向后倒退数步站住，只觉手腕酸麻，晴川长剑险些脱手。

心中暗想，这黑三果然有些蛮劲儿，不可力敌，只能智取了。他将身形蜷缩，继而一弹，如离弦之箭，跃入空中，用了雄鹰扑兔之技，凌空下击，直奔黑三脑门儿刺来；黑三仗恃力大，把刀向上硬迎，企图把对方手中长剑格飞。沈宏见他用刀硬迎，便把长剑在他头上挽出两个剑花，刀剑相碰已无多大力量。沈宏借力向前一弹，稳稳地落将下来。接着又变招换式，频频舞剑，不断进招，但不敢再与黑三的滚肉刀相磕。这样一躲再躲，便处于被动劣势。

黑三凭借力气占着上风，越打兴致越高。黑夜到这戒备森严的林中，定然是刁民。将他捉住，抚台毛大人定有奖赏。他心里想着，手上的滚肉刀舞得天花乱坠，嗖嗖有风，寒光凛然逼人。

“三弟莫慌！二哥来也。”

周小男舞动六角流星亮银锤，上前助战。兄弟俩合伙大战卷毛狗黑三，战局顿然改观，但是要取胜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三个人打在一处，苦战五十回合，难分胜负。

马军在旁看着，觉得自己插不上手，帮不了两位哥哥的忙，眼珠一转，心生一计：我何不乘此机会去寺里，把那魏老鬼的雕像砸个稀巴烂，让老白毛哭去吧。想到此，他悄悄隐进林中，绕过官兵，直奔云岩寺。

寺外，官兵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戒备森严。寺内，灯火通明，八九名工匠正聚精会神地雕琢魏忠贤金身像。

马军绕寺转了一圈，找不到一个空隙可以偷偷进去。他叫苦不迭，爬上一棵高大的梧桐树，眼巴巴地向寺里窥探。

云岩寺是个古老的寺院，据传早在东晋时，是司徒王珣和其弟王珣在这虎丘山上建起的别墅，后来改为寺院。开始

名之为虎丘山寺，大约隋唐之际，改为云岩寺。寺院规模宏伟，琳宫宝塔，重楼飞阁，南宋时就有“五山十刹”之一的美称。“塔从林外出，山向寺中藏。”“红日隐檐底，青山藏寺中。”古人就用这样美丽的诗句，来描绘山寺的景色。

尽管寺中灯明火烈，照得如同白昼，但马军仍然没找到一个可以进去的缝隙。他在树上急得抓耳挠腮，无计可施。忽听寺里有一人，边敲锣，边吆喝道：

“小心火警！注意火源！精心雕琢！佛爷保佑！”

“火！用火烧，是再好不过的办法！”马军心里叫道，一高兴，手一松，哧溜溜从树上滑了下来。他要去火烧云岩寺。

#### 四

颜佳驹和周蕙兰赶到云岩寺，只见寺院外西北方向的柏树林，火势正旺，寺院内一片混乱，人声嘈杂，火光直冲漆黑的夜空。

突然，从寺院高墙上，掠下一条黑影。墙外官兵齐声呐喊，将黑影团团围住。

远远看去，那黑影是个又矮又瘦又小的人。简直象是个孩子，穿着夜行衣，黑布罩面，手提一条三节棍，舞动起来，将自己封裹在三节棍中。官兵只是呐喊，不敢靠近。

他边舞三节棍，边向松林移动，看得出是要借助树林逃之夭夭。

正在这时，高墙上站出一人，高声骂道：“你们这群废物，还不把他给我抓住！让他跑了，看我不把你们砍了！”